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遼史拾遺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李檉

謄錄監生臣苗序洙

遼史拾遺卷十三

錢塘厲鶚　撰

本紀第二十九

天祚皇帝三

保大元年

契丹國志曰春日有兩暈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鎔金而湧日旁有青黑色正如水波周回而旋轉

將暮而止　金人自破上京終歲不出師然遼國防屯如故有東南路渊軍董小醜坐討平州賊逗留不進被誅本部隊長羅青漢董重孫等倡率渊軍作亂攻錦州月餘不能下賴都統耶律伊都援兵至渊軍始懼郭藥師等内變自殺賊魁羅青漢等數人就招安都統蕭幹奏選留二千人為四營擢郭藥師張令徽劉愛臣甄五臣各統將領餘六千人悉選燕雲平三路充禁軍或養濟實欲分其勢也伊都謂蕭幹曰

前平兩營叛刼掠乾州已從招安今歲全軍復叛而攻錦州苟我軍不來城破則數萬居民被害所謂淵軍未能報怨於金人而屢怨叛於我家今若乘其解甲遣兵掩殺淨盡則永絕後患幹曰亦有忠義爲一時脅從者豈可盡誅之二人議論不合交章並奏卒從蕭幹之議

二年春正月乙亥金克中京進下澤州

松漠紀聞曰大將伊都（舊訛余覩姑）以前軍十萬降遼天

祚怒國人叛已命漢兒遇契丹則殺之初遼制契丹人殺漢兒人不加刑至是攄其宿憤見者必死國中駭亂皆莫為用女真乗勝入黄龍府五十餘州寖逼中京

上出居庸關至鴛鴦濼聞伊都引金人羅索貝勒奄至蕭奉先曰伊都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伊都自廻矣上遂賜晉王死素服三日耶律薩巴等皆伏誅王

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伊都引金人逼行宫上率衛兵五千餘騎幸雲中遣傳國璽於桑乾河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甲午知北院大王事耶律瑪格漢人行宫都部署蕭特默並為都統太和宫使耶律布達副之將兵屯鴛鴦濼己亥金師敗奚王哈瑪爾於北安州遂降其城三月辛酉上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濼乙丑羣牧使穆喇斡降金丙寅上至努克特倉聞金兵將至計不知所出乘輕騎入夾山

汪藻錄曰赫嚕自海上歸阿固達得書意朝廷絶之乃命其弟固倫國相赫舍哩并尼瑪哈烏舍等悉度遼而西用降將伊都為前鋒宣和四年正月十四日陷中京中京奚國也遂引兵至松亭關古北口屢敗契丹降奚部以有名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奚西過平地松林太子墳經白水州别遣精騎五百留松亭關遮中京奔逸車來是歲天祚在燕聞報懼及即日出居庸關就鴛鴦濼飛放實引避也尋聞伊都為前鋒蕭

奉先謂天祚曰伊都宗支也豈欲遼亡哉不過欲立其甥晉王耳何惜一子伐其姦謀天祚感之賜死晉王賢死非其罪聞者無不揮涕自此人心益攜三月十一日報伊都兵至天祚震驚人莫為用率衛士五千奔雲中應三局珍寶祖宗二百餘年所積及其幼女悉為金人所掠道中衛兵稍引去能從者獨趙王梁王與三百餘騎為金追及由石窟寺遁去過雲中見留守蕭扎拉撫之曰敵至矣善守城取馬二千匹

入天德軍趨漁陽嶺入夾山金人至雲中蕭扎拉與都轉運使劉企常開門降金人留精騎二百爲衛而急追天祚旬日不回城中推卒長韓執謙爲都統遂出扎拉及衛兵閉門守遣人向燕王求救時燕王新立無兵第檄奉蔚二州應援而已金人回破城執執謙等殺之其餘不問於是雲中朔應等州皆沒　三朝北盟會編曰赫嚕自海上歸阿固達意朝廷絶之乃命其弟固倫國相赫舍哩并尼瑪哈烏舍悉師度遼

而用降將伊都為前鋒正月十四日以勁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至其中都攻之自旦至日中遂陷焉始謂天祚在城中及破乃知天祚聞其來中夜已竄莫知所在而天祚遽至燕山矣又懼追襲與其子趙王梁王數百騎復從西北走鴛鴦泊女真既失天祚因遣追兵出平地松林而西將至鴛鴦泊適與天祚遇天祚大窘因倉皇從雲中府由石窟寺入天德軍趨漁陽嶺又竄入夾山夾山者沙漠之北傳謂有泥淖六十里獨契丹能達他

兵不能至也女真之君臣因駐兵鴛鴦泊欲經營之攻擊雲中府暨諸州以延時日也　續夷堅志曰國兵初西來雲中先下後復納遼天祚國相怒其反復破城後被驅壯士至榆坡盡殺之中有氣絲不斷者亦枕藉積尸中得雨復甦候暮夜欲逃人定後忽見吏卒羣至呼死者姓名隨呼皆應獨不呼此人吏卒去此人匍匐起僅能至家求醫封藥瘡口漸合又數月平復年七十餘病終同時曹氏小童為軍士驅逐與羣兒亂走追及者皆以大棓擊

殺之次第及曹忽二犬突出觸軍士仆地軍士怒逐犬入人家比出兒輩得散走逃空室中俄有執黄旗過者大呼曰國相軍令殺人者斬殘民皆得活曹氏兒後至節度　張欽大同志曰夾山在朔州城北三百四十里遼主天祚避女真奔夾山即此

初詔留守相張琳李處温與秦晉國王淳守燕處温聞上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即與弟處能子奭外假怨軍内結都統蕭幹謀立淳遂與諸大臣耶律達實左企弓

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處温邀張琳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處温曰天意人心已定請立班耳處温等請淳受禮淳方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已而從之以處温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義勇知樞密院事虞仲文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李處能直樞密院李奭為少府少監提舉翰林醫官李爽陳祕十餘人曾與大計並賜進士及第授官有差蕭幹為北樞密

使駙馬都尉蕭幹知樞密事改淵軍為常勝軍於是大赦自稱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封天祚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六路天祚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兩都招討府諸蕃部族而已

汪藻録曰蕭幹者本奚人蕃名和哩布常統契丹渤海奚漢兒四色軍馬故號四軍大王　三朝北盟會編曰秦晉國王淳號天錫皇帝肆赦下詔諭國中曰自我烈祖肇創造之功至於太宗恢廓清之業故得

奄有區夏全付子孫邇後纂承罔不祗肅傳二百祀之逾遠得億兆人之底寧蓋太平或弛於細防而内治多遺於外患以是邊鄙生兹寇仇漸爲蔓草之難圖公肆長蛇之薦食敢來問鼎直欲爭衡敵壘尚逞王師自潰兵非不銳事止失和故使乘輿越在草莽地隅不果相赴旬餘莫知所歸三邊蕩揺百姓震慴懼不相保謂將疇依咸云六合爲家不可一日無主共戴眇質用登至尊皆出素衷尚懲否德又念與其

長天下之亂曷若復我家之功茍其宗社不移亦曰
神靈所望勢不克避理當共知嗚呼朕以久處王藩
歷吏政教凡民疾苦與事便宜靡所不知亦曾熟慮
自今以後革弊為先所期俾四海用寧不敢以萬乘
為樂敢告遠邇尒不食言　契丹國志曰淳既即位
僭號天錫皇帝方議降赦燕中父老再告隨駕内庫
都點檢劉彥良姦佞之人蕈引天祚為一切失德之
國人呼為肉拄杖言其倚附而行也妻雲哥者本倡

也日夕出入禁中以為諸譖夫婦共為國害請先誅而後降赦是日梟彥良夫婦之首於市人爭臠食之然後肆赦　燕王廢天祚為湘陰王詔曰大道既隱不行揖遜之風皇天無私自有興廢之數事貴得效人難以為朕幼保青宮長歸朱邸雖曰人情之久繫詎云神器之可求欲避周公之嫌未忘季札之節奈何一旦之無主致使四海之求君推戴四從謳歌百和不敢墮祖宗之業勉與攬帝王之權實懼纂圖之

為難尚思復辟之可待近得羣臣之奏概陳前主之非所謂愎諫矜能比頑敗德躁動靡常節平居無話言室家之杼軸盡空更恣淫費宗廟之衣冠見毀不輟常畋漢子之戮實無名伋妻之亂孰可忍加以權臣壅隔政事糾紛左右離心遐邇解體訖無悛悟以致播遷伊戚自貽大勢已去是謂辜四海之望安得冒一人之稱宜削徽名用昭否德方朕心之率愛尚不忍從奈羣議之大公正復見請勉循故事用降新

封可降封為湘陰王嗚呼命不于常事非得已豈予
小子敢專位號之尊葢徇衆心以為社稷之計凡在
聞聽體予至懷
夏四月辛卯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德降金雲内寧邊
東勝等州皆降阿蘇為金兵所擒金已取西京沙漠以
南部族皆降上遂遁於穎蘇掄
鶡案金史曰天輔六年棟摩羅索略定天德雲内寧
邊東勝等州獲阿蘇軍士問之曰爾為誰曰我破遼

鬼也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燕王遣知宣徽南院事蕭托卜嘉樞密副承旨王居元充告謝使詣宋至白溝等候宋徽宗降旨以天祚見在夾山燕王安得擅立令雄州郤之人使遂回後宋命太師童貫為宣撫使以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邊下詔復燕雲故地貫遣張寶趙忠賫書往諭燕王使內附淳得書斬其二使五月童貫再遣閤門宣賛馬擴持徽宗手詔撫諭燕王不從是時种師道總東路之衆屯白溝王稟

將前軍楊惟中將左軍种師中將右軍王玶將後軍
趙明楊志將選鋒軍辛興宗總西路之衆屯范村楊
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世冀景將右
軍曲奇王育將後軍吳子厚劉安將選鋒軍並聽劉
延慶節度以劉韐守文黄中爲參謀鄧珰爲廉訪六
月童貫至高陽關駐軍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黄榜及
旗述弔民伐罪之意燕王遣達實林牙領一千五百
餘騎屯涿州新城前軍統制楊可世趙蘭溝甸爲林

牙所掩被傷而退燕王遣蕭幹迎戰於范村興宗遣楊可弼救之仍自督戰乃郤凡駐白溝河十有二日乃退保雄州當燕王僭號之初漢軍多而番軍少蕭幹建議籍東西奚二千餘人及嶺外南北大王伊實王皮室莽伊拉司遼民得萬餘戶戶選一人為軍支贍家錢三十貫謂之瘦軍既而散處涿易間侵掠平民甚於盜賊主兵之官縱而不問後來常勝軍叛歸南朝首殺瘦軍以取悅人心

六月淳死衆乃議立其妻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迎立天祚次子秦王定為帝太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處温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太后納土於宋北通於金欲為内外應以援立大功自陳蕭太后罵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悉數其過數十賜死臠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為宰相數月之間所取也

三朝北盟會編曰初燕王淳耶律病卧於城南瑶池殿

李奭父子與陳泌等陰使奚契丹諸貴人出宿侍疾

燕王危篤處温托故歸私第欲閉契丹於門外然後

乞王師為聲援契丹知之遂不果後介休縣進納人

傅遵説隨郭藥師入燕被擒告説李處温父子常遣

易州富戶趙履仁劉耀賫文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

土大宋履仁授朝散大夫劉耀均州團練使見充宣

撫司準備差使蕭后引問處温父子等示其前後罪

犯遂無以對處温賜以自盡子奭淩遲處斬籍其家

貲朝廷撫定燕山府追封處温為廣陽郡王子奭保
靜軍節度使以本宅為廟　耶律淳死無嗣蕭幹立
妃蕭氏權主軍國事號皇太后改建福元年為興徳
元年天祚聞淳死下詔曰天命至大不可以力回神
器至公未聞於智取古今定論歷數難移是以聖人
戒於盜竊故秦晉國王耶律淳九族之内推為叔父
之尊百官之中未有人臣之重趨朝不拜文印不名
常降璽書别賜金劵日隆恩禮朕實推崇衆所共知

無負於爾比因寇亂遂肆窺覦外徒有周公之儀内實稔子帯之惡不顧大義欲償初心任用小人謀危大寶僭稱帝號私授天官擅斥乘輿偽造符寶輕發文字肆赦改元以屠沽商賈為翊戴之臣以佞媚狙詐處清密之任不踰累月便至臺階刑獄濫寃紀綱紊亂恣縱將士剽掠州城致我燕人陷於塗炭天方悔禍神不助姦視息偷存未及百日一身殄滅絶嗣覆家人鬼所讐取笑天下而又輒申遺令擅建長秋妄

委婦人專行偽命其逆臣處温父子同恣貪婪殺戮無辜助為不法衆心離散立致分崩狼狽荒迷容身無地罪誠難貸今在必行假其餘生庸示寛大據耶律淳大為不道棄義背恩獲戾祖宗朕不敢赦應所授官爵封號盡行削奪并妻蕭氏亦降為庶人仍改姓虺氏外據皇太叔并妃别無闗碍更不施行其封爵懿號一切仍舊嗚呼仰覯天意俯順輿情勉而行之朕亦不忍且仲尼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後之為臣

子者可不慎歟　東都事畧曰童貫聞淳死恥兵敗思立功以報天子謂遼國既無主有間可乘復自莫州回雄州奏乞益兵王黼為太宰力主再興師之議為貫大發陜西將兵及鄜延路副總管劉延慶赴貫戲下期九月會於三關貫與蔡攸謀再舉會女真已破雲中府叩居庸關勢已盛改號大金國乃移文於貫詰問先約夾攻遼國何為背約不進兵貫恐懼遂定議大舉　草木子曰遼主天祚親征阿固達刀槍

皆敗光宗童貫出師約夾攻大遼無故忽失二認旗
其後兵皆敗衄
瑪克實以兵援爲金人敗於鴻𪄬水擒其子托果并其
屬阿敦及夏國援兵至亦爲金所敗
燕雲奉使録曰阿固達親領兵甲數萬初欲趨中京
道中聞契丹主聚兵於五國崖亟領兵襲之八月十
二日戰於狗泊之地生擒契丹都統駙馬蕭規天
祚引數騎遁去及夏國主引兵數萬襲天德軍女真

都元帥遣其偏將尼楚赫羅索貝勒統兵七千與夏人逆戰於阿磨下水夏人敗走是時秋霖積潦山水適至河暴漲人馬溺死者不知其數金人已再殺敗契丹又戰敗夏國兵驕氣鋭所至殺掠無辜其下大厭之因秋成遂來並邊阿固達屯奉聖州之東尼瑪哈烏舍屯應州南尼楚赫羅索屯洪州之西牧馬休兵請議事於朝廷

九月

三朝北盟會編曰郭藥師者渤海鐵州人契丹以為裨將領常勝軍本謂之淵軍始遼人征伐女真為女真所敗多殺其父兄乃立是軍使之報怨然女真入則怨軍從之為亂退則復服初未嘗報怨也天祚與羣下謀殺怨軍除其患故郭藥師等反殺其首領而降都統蕭幹遂拜藥師金吾大將軍俾守涿州及九大王死蕭后攝政藥師見遼將亡遂首以涿州來降常勝軍實反覆之徒遼兵中號健鬬者也其下有四

將號彪營每彪五百人常勝軍本二千人爾本朝收復之後增至二萬其後又增至五萬　燕雲奉使録曰郭藥師初以武勇四軍薦授殿直從征女真積前後功擢守涿州怨報易州降宋藥師有意歸明時四軍蕭幹聞我軍壓境遂自燕來涿州藥師以為圖已乃與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龔詵趙瑄韓壁謀叛已決名蕭幹開宴歎密說其歸宋幹怒曰豈可背朝廷耶藥師念受薦恩不敢害幹幹領軍無多慮禍及遠

啓鑰而去藥師急召所部諭曰天祚失國天下分崩
宋天子以好生之德弔民伐罪重兵已下易州此男
子取金印如斗時也衆皆響應遂囚監軍蕭餘慶等
遣團練使趙鶴壽等帥精兵八千鐵騎五百一州四
縣人民奉表來降表曰臣生幽昧之鄉未被文明之
化常思戴日何啻望雲適者天祚皇帝委棄鑾輿越
在草莽萬姓無依棲之地五都有板蕩之危雖宣宗
嗣國旋致奄忽女后攝政尤難撫綏誠天命之有歸

非人力之能致臣等縱屬多難莫生異心葢所居父母之邦不可廢臣子之節今契丹自為戎首竊稔姦謀燔燒我里閭虔劉我士女報之以德撫乃以讐以是思戴舜以同心恥助桀而為虐今將所管馬步軍用申懇悃伏望皇帝特開天地之恩許入風雲之會實所願也非敢望焉宣和四年九月十日　九朝編年備要曰宣和四年九月己卯郭藥師以涿州來降以其軍八千隸劉延慶為嚮導癸未蕭后遣使納款

稱臣　封有功封氏編年曰蕭后聞常勝軍降甚懼
召蕃漢百官議曰易州髙鳳涿州郭藥師歸宋大金
人馬已入奉聖州國步艱難宗社將覆今與卿等議
去就兩國孰可依者納款臣屬亦無憾也或謂金人
方强宜附之或謂遼宋百年信誓可依后曰二說皆
是遂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言尚書都官員外郎
張僅使金永昌宫使蕭容乾文閣待制韓昉使本朝
皆奉表稱臣蕭后表曰遼國太后妾蕭氏言葢聞溟

海納汙繄衆流而畢會太陽舒照豈爝火以猶飛方
天下之大同故聖人之有作拊心悼往飲泣陳辭伏念
妾先世秉唐晉之季年割燕雲之外地曁逢聖運已
受齊盟義篤一家誓傳百禩孰謂天心改卜國步多
艱先王遇板蕩之餘勵興復之志始歷推戴奄致淪
徂爰屬愕蔆俾續禴祀常欲引干戈而自衞與社稷
而偕亡伏念生靈罹此塗炭與其陷執迷之咎曷若
為奉上之勤伏遇皇帝陛下四海宅心兆人為命敷

文德以柔遠奮武烈以訓時必將拯救黎元混一區宇仰承嚴命敢稽歸欵之誠庶保餘生尤荷永綏之惠德興元年九月十日　曾敏行獨醒雜志曰契丹為金人攻擊窮蹙無計蕭后遣韓昉來見童貫蔡攸於軍中願除歲幣復結和親且言女真蠶食種類五六十國今若大遼不存則必為南朝憂唇亡齒寒不可不慮貫與攸叱出之昉大言於庭曰遼宋結好百年誓書俱存汝能欺國獨能欺天耶貫亦不以聞於

朝遼已亡金人果背約

冬十月

三朝北盟會編曰宣和四年十月劉延慶議入燕之策郭藥師進曰契丹四軍以全師抗我燕山可擣虛而入宜選輕騎由固安渡盧水至安次徑赴燕城可得也乃命趙鶴壽等夜半渡河銜枚倍道至三家店駐軍次日藥師遣甄五臣領常勝軍五千人雜郊民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陣於憫忠寺　中興姓氏

錄叛逆傳曰童貫以大兵駐高陽關藥師因涿州刺
史蕭雲慶先遣團練使趙鶴壽奉表降於貫朝廷加
藥師虔州觀察使令隸劉延慶軍為嚮導藥師獻入
燕之策延慶從之遣藥師選常勝軍及西兵五千騎
同襲燕山藥師遣數隊雜鄉民奪迎春門入陣於憫
忠寺前遣七將把諸門進兵抵宣和門外遣人諭蕭
太后早降不從契丹領兵死戰藥師退走傍門下馬
步戰又敗皆棄馬與楊可世墮城而下兵將死傷大

半契丹四軍大王蕭斡牽蘗師可世全裝馬以示延慶軍恐而潰　九朝編年備要曰蘗師遣人諭蕭后降不從合戰至晚不解蕭斡亟來救或告蘗師城外塵起必有救兵至諸將皆謂延慶遣兵來助登高望之則燕王冢上立四軍旗矣四軍兵自南門入人皆死鬭蘗師屢敗奔門不得出盡棄馬縋城而下還者數百騎而已　封氏編年曰是時偏師雖入燕城大軍屯盧溝未動延慶聞燕城復失又琉璃河護糧

將王淵亦陷於敵求自遁之計召諸將諭以糧餉不繼不即引還久恐生變次日燒營及輜重奔還師大潰

十一月秦晉王淳妻蕭德妃五表於金求立秦王不許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德妃出古北口趨天德軍十二月知金主撫定南京上遂由薩里關出居四部族詳袞之家

蔡條北征紀實曰延慶既潰阿固達以全師自居庸

闕入四軍大王奉蕭后由松亭闕遁　史愿亡遼錄
曰蕭后聞居庸失險夜半率契丹并老幼出城聲言
劄野寨迎敵其實避竄宰相左企弓以下拜辭於門
下后諭曰國難至此我親統大軍盡死一戰為社稷
計勝則再與卿等相見萬一失利則誓死於陣前卿
等善全合境人民無事濫被殘害遂泣下后行五十
里金游騎已逼城左企弓集議未定統軍副使蕭一
信開啓夏門放入羅索貝勒軍登城續遣先被獲知

宣徽北樞密院事韓秉傳旨若即拜降不殺一人催促文武百僚耆老僧道出丹鳳門毬場内投降阿固達戎服坐萬歲殿皆拜服罪蕭后行至松亭關議所往達實林牙欲歸天祚四軍大王蕭幹欲就奚王府立國於是契丹奚軍列陣相拒而分矣　北征紀實曰金人久住鴛鴦泊往來白水以圖天祚既深入夾山勢不能出因攻取雲中諸州且休息往來山後視中國紛拏延慶既潰阿固達始以金師自居庸關入

四軍大王者奉蕭后由松亭關遁燕人備儀物迎之

馬擴茅齋自叙曰女真得契丹故大臣皆言南朝

自來畏怯又見劉延慶敗走左企弓上阿固達詩曰

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有敗盟之意

自南使過盧溝河即焚橋梁　大金國志曰十二月

初六日國主入居庸關晡時到燕蕭后聞居庸失守

夜率蕭幹等出奔行至五十里國兵游騎已至城遼

相左企弓虞仲文等迎降出丹鳳門毬場内投拜國

主戎服坐萬歲殿皆拜伏待罪於下譯者曰我見城頭砲繩席觧是無拒我意也並放罪　陳士元灤志曰保大二年冬十二月金克遼燕京訪得平州人韓詢使持詔招諭平州曰朕親廵西土底定全燕號令所加城邑皆下爰嘉忠欵特示優恩一應在彼大小官員可皆充舊職諸囚禁配隷並從釋免時遼主尚在天德雖開諭而民不從　王明清揮麈後録曰宣和初徽宗有意征遼蔡元長鄭達夫不以為然童貫

以下二葉，原書卷次訛誤

初不敢領略惟王黼蔡攸將順贊成之有諜者云天祚貌有亡國之相班列中或言陳堯臣者婺州人善丹青精人倫登科為畫學正黼聞之甚喜薦其人于上令銜命以視之擢水部員外郎假尚書以將使事堯臣即挾畫學生二員俱行畫以道中所歷形勢向背同繪天祚像以歸入對即云北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上大

喜即擢堯臣右司諫賜予鉅萬燕雲之役遂决

三年春正月丁巳奚王和哩布僭號稱天復元年

契丹國志曰遼軍從林牙挾蕭后以歸天祚於夾山

時奚渤海軍從蕭幹留奚王府幹據府自立僭號為

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興六月奚兵出盧龍嶺

攻破景州殺守臣劉滋通判楊伯榮又敗常勝軍張

令徽劉景仁於雁門鎮攻陷薊州守臣高公輔棄城

走又寇掠燕城其鋒鋭甚宋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

中郭藥師切責之七月奚兵過郭藥師戰於腰鋪大敗藥師乘勝追襲過盧龍嶺蕭幹為其部曲特爾格殺之傳首河間府安撫使詹度獻于朝宋徽宗御紫宸殿受賀　宣和録曰太傅王黻等表賀宣撫司奏奚賊四軍和哩布率衆出犯景薊大兵討伐八月十五日於峯山遇王師大捷斬獲三十級生擒偽阿嚕太師俘執數千八十七日追至盧龍嶺招納二萬餘衆獲耶律徳光時尊號寶檢契丹金塗印數十輜重駝

甲午馬生口不可勝計　鶚案和哩布即回離保四軍大王蕭幹也

四年夏五月金人既克燕驅燕之大家東徙以燕空城及涿易檀順景薊州與宋以塞盟左企弓康公弼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

朱勝非秀水閑居録曰金既破契丹至燕駐軍遂攻燕城四面登堞填濠掘城為纒道徙樓櫓反臨城中需索掠取人物俱盡乃還　平燕録曰金人謂阿固

達爽計寸金寸土裒取殆盡將燕城職官民戶技術嬪嬙倡優黃冠瞿曇金帛子女等席卷而東或告燕人曰汝之東遷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勝軍利汝田宅給之爾燕人皆怨說尼瑪哈不當與我全燕尼瑪哈欲止割涿易兩州阿固達不允由雲中留白水　北征紀實曰金人既得燕山子女加久住氣候已熱遂大病而城外諸寨日夜為燕之鄉兵刦撓因罵伊都曰汝勸我來此令外寨皆不安四面皆大兵居此網羅

中如何歸乃大毀諸州及燕山城壁樓櫓要害皆平
又盡括燕山金銀錢物民庶寺院一掃皆空以遺人
舊大臣及儀仗車馬玉帛輜重盡由松亭關去金師
復由居庸關之鴛鴦泊扼天祚出路以絶契丹之望
乃盡以空城付宋　張滙金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
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
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渝關凡此數
關一夫禦之可以當百朝廷之割地若得諸關則燕

山之境可保矣然關內之地平營灤三州自後唐為契丹所陷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為平州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郡建燕山為燕京以轄六郡號為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朝廷始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平州與燕山異路也由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金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雜處欲無侵漁之

患得乎致斡里雅布自平州入寇此則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理之故也　顧炎武京東考古録曰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之誤通鑑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于營平之間又桒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格克平州

獲刺史趙思温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為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取之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浮户置灤州當劉仁恭時尚未有此州尤為無據此亦史家千年未正之誤遼史于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　瞿者年籀史曰宣和中師復幽燕獲耶律德光所取古寶玉尊形制與

黄目等瑩然無少玷缺在廷莫知所用帝獨識為周之灌尊乃詔禮官圜丘祭天之罍仿古盡用吉玉

六月翰林學士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山說宋王安中曰平州萬餘里張㱿有文武材可用為屏翰不然將為肘腋之患安中深然之令安弼與黨詣宋宋主詔帥臣王安中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㱿聞之自謂得計秋七月金人屯來州棟摩聞平州附宋以二千騎問罪先入營州㱿以精兵萬騎擊敗之宋建平

州為泰寧軍以㲄為節度使以安弼黨為㣲猷閣待制
令宣撫司出銀絹數萬犒賞㲄喜遠迎金人諜知舉兵
來襲㲄不得歸奔燕金人克三州始來索㲄王安中諱
之索急斬一人貌類者去金人曰非㲄也以兵來取安
中不得已殺㲄函其首送金
亡遼録曰張㲄之拒金人也外則送款于大宋通好
于蕭幹而緩急求援内則奉天祚畫像舉事白而後
行許遣人奉迎以圖興復有燕人李安弼者乃翰林

學士李石也高黨者乃三司使高履也二人者先
嘗被擄後緣張𣪍放歸恐金人来捕意欲大宋與金
人變盟則後雖来取必不發乃見王安中共為遊説
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地地方萬餘里帶甲十餘萬張
𣪍文武全材足以禦金人制藥師幸招致之不然則
復恐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並為我患燕山豈得安安
中入其語深以為然勸朝廷納之有臣身任其責事
關軍國利害大計不敢不聞等語差官伴送李安弼

等賫奏赴闕趙良嗣力爭以為不可恐必招女真之兵乞斬安弼以徇朝廷不從　三朝北盟會編曰金人棟摩國王軍二千餘騎聞平州事作前來問罪先入營州張瑴發兵拒戰棟摩以軍少不敵不交鋒而退歸大書州門曰夏熱且去秋涼復來瑴遂聲言戰敗金人殺傷甚衆妄申宣撫司以大捷聞宣撫司以銀絹告勅賞其軍　又曰是日宣撫司賫銀絹數萬前去犒賞并朝廷遣李安弼及張瑴弟賫詔勅前去

平州瑴聞之喜率官吏郊迎不意金人諜知之率千騎襲破瑴瑴挺身走不及入城遂閒道欲如京師其弟奔燕山以其母為金人所得携詔往投之而瑴之母妻已為金人所戮金人得詔勑由是大怒而憾我矣瑴至燕山郭藥師留之而易姓名曰趙秀才匿常勝軍中斡里雅布遂圍平州節副衛甫衆謀仁彦張鈞棄城走領麾下數十人將帶官庫珠玉珍貨等走燕京四散藏匿獨張郭固與軍人死守　亡遼錄曰二

太子攻破平州知張㲄為郭藥師所獲藏常勝軍中

差人移文索取即具申稟朝廷累奉道君皇帝詔不

令發遣安中與藥師再三論奏若不與則無以塞責

不得已而縊殺之以水銀漬其首函送平州

八月金主阿固達死

楊循吉金小史曰金主旻豁達有大度知人善任能

與其下同甘苦初稱帝時國相前跪奏事泣止之曰

今日皆諸君之力吾初貴未易改舊俗也諸帥皆感

泣再拜初得燕京時遼宰相張琳上謁還其田宅而封左企弓等官又從索趙思温訊則解其縛而用之初從遼乞阿蘇遼不與因以起兵及得阿蘇不過杖而遣之而已旻初興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後升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為上京城邑宫室無異于中原州縣廨宇制度極麄居民往來車馬雜沓自前抵後盡為出入之路畧無禁制每春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幼皆聚觀于殿側儀衛護從止

類中州守令在內庭或遇雨雪雖后妃亦去韈履而行馬

本紀第三十

天祚皇帝四

五年春正月辛巳黨項小呼嚕遣人請臨其地戊子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上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郤之乗張仁貴馬得脫至天德巳丑遇雪無禦寒具珠展以貂裘帽進途次絶糧朮者進麨與棗欲憩珠展即跪坐

倚之假寐珠展葦帷鑿氷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遥授以節度使遂趨黨項以小呼嚕為西南面招討使揔知軍事仍賜其子及諸校爵賞有差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人完顔羅索等所獲八月癸卯至金丙午降封海濵王以疾終年五十有四在位二十四年金皇統元年二月改封豫王五年塟于廣寧府閭陽縣乾陵旁

茅齋自叙曰天祚南走烏舍遣羅索貝勒以馬五百追至武州界天祚欲趨武州南投大朝為隨行僧所勸謂南弱必不敢隱留當為女真所索等辱耳莫若徑歸女真亦不失為王也天祚意决不進羅索追及乃下馬跪迎天祚請北面拜降天祚從之烏舍遣人護送歸國削封海濵王置諸東海隅踰年而死

松漠紀聞曰中京被圍天祚跳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舅甥國畏女真之强不果納乃走小博囉

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諜者言羅索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徹雪車馬皆有轍跡為敵所及先遣近貴諭降未復羅索下馬跽於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宛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亡遼録載天祚降書云遼降臣耶律延禧謹伏斧鉞躬詣大金國俯伏待罪臣聞人不患其勇患其為暴

也伏念臣祖宗創二百年之基承天統位繼子傳孫
郊祀上帝内外懽慶豈意微臣骨寒命薄無德可褒
不能當此夙夜皇駭罔知過咎冐犯忌諱若曉霜而
遇烈日扁舟而遭怒濤衆惡競興譖辭烽起故兹慚
德激揚聖怒轉加兵師憂懼之極如坐桁楊益聞軹
道之放荷蒙矜恤况若新安之數例受無辜念漢皇
之仁恩誕敷濡澤誚項羽之過惡奚免終傷臣所懇
者乞諧軹道之留免效新安之禍戰慄之至仰干聽

聰昧宛謹言　契丹國志曰天祚削封海濵王送長白山東築室居之踰年而殂　范仲熊北記曰天祚者姓耶律名延禧道宗洪基之孫昭懷太子濬之子也濬有罪被殺而立延禧乙夘歲四月二十九日生身長六尺有餘善騎射道宗薨延禧嗣立辛巳歲正月十三日即位號天祚皇帝延禧未即位也國人憐其父之冤頗歸心焉及即位拒諫飾非窮奢極侈盤于游畋信用讒諂紀綱廢弛人情怨怒故金人乘其

獘而攻之所向輙尅十年之間身離國亡可不哀哉
許採陷燕錄曰宣和入燕士大夫為買珠玉錦罽
等物相髙低至數十倍一日金字牌來令置玫瑰一
百斤歳以為例此惟一僧善造僧曰往年天祚于春
水秋山外以此擾民今又如此　張端義貴耳集曰
契丹有玉注碗每國主生辰稱壽徽考在御嘗聞人
使往来知有此注意甚慕之自恥中國反無此器遂
遣人往于闐國求良玉果得一璞甚大使一玉人為

中節往遼覘其大小長短如其制度而琢之因聖節北使在庭得見此注目睨之久歸國首問玉注安否北朝始知中國亦有此注女真滅遼首索此注及靖康金人犯闕亦索此注與遼注爲對 王宗沐宋元通鑑曰遼之興也吾不曰太祖而曰太宗遼之亡也吾不曰天祚而曰道宗何也太祖破室韋滅渤海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非不强也然其未能抗中國成帝業也太宗助晉滅唐盡有山前後十六州之地

始都中原據有財賦人物衣冠之盛其他定國賦制百官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治漢人因俗而治事簡職專是宜其創業幾二百年有所守也道宗初政似有可觀者而晚年讒巧競進賊殘骨肉諸部反側甲兵之用無寧歲至于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故元祖曰遼以佛亡誰之咎哉而天祚特以昏淫而秉其獘耳有國者可不鑑之哉

耶律達實者世號為西遼

松漠紀聞曰遼亡達實林牙亦降後與尼瑪哈雙陸爭道尼瑪哈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既歸帳即棄其妻携五子宵遁詰旦尼瑪哈恠其日高而不來使招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尼瑪哈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强之極口嫚駡遂射殺之達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降將伊都帥兵經略屯田和勒端城城去上京三十里達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都

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葢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廣高數丈絶無水泉人多渇死達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于磧外女真以絶遠未之取皆為達實所得令梁王達實皆亡遼餘黨猶居其地　趙子砥燕雲録曰沙子者在沙院之西北去金國四千里廣有羊馬人藉此為生五穀惟有穈子蕎麥一歲一收地極寒而草茂冬月不彫雖枯不梗

馬可卧柔如氈毯南接天德雲内北連黨項國南闕口到此數程無水惟契丹有使命往還用皮毬盛水馳負之天祚有子趙王者見在金門御寨許王者延元妃所生年八十九今在沙子天祚之弟達實林牙已立為主稱天輔皇帝結集兵馬已及數十萬待時興舉　鷃粲二書所紀金與遼史不合史本紀載梁王雅里為耶律廸里所立非達實也皇子表載天祚六子趙王從天祚至白水濼為金師所獲許王至青

塚滦為金師所獲達實宵遁入西域至奇爾愛滿百官冊立為天祚皇帝又安所得既獲之許王而立之乎沙子地名亦不見遼史此皆傳聞之誤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曰達實林牙遼之宗臣挈衆而亡不滿二十年克西域數十國幅員數千里傳數主凡百年頗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廟號德宗

仁宗次子珠勒呼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奈曼王庫楚類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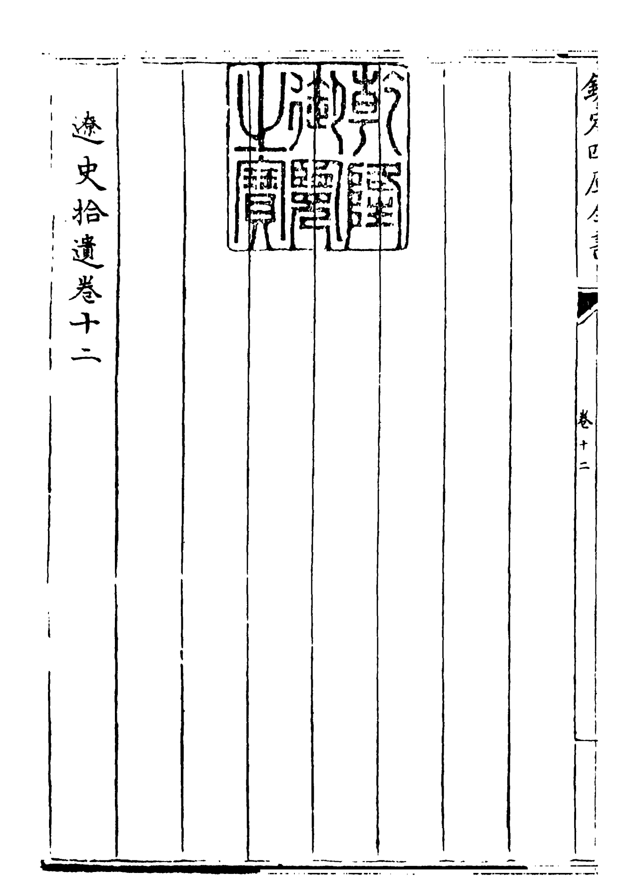
遼衣冠尊珠勒呼為太上皇皇后為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待終焉珠勒呼死遼絶

元史太祖紀曰元年丙寅發兵復征奈曼迪延汗子庫楚類汗與托克托奔伊爾達實河上三年戊辰冬再征托克托及庫楚類汗時衛喇特部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為向導至伊爾達實河討默爾奇斯部滅之托克托中流矢死庫楚類奔契丹　皇元聖武親征録曰戊辰冬再征托克托及庫楚類汗時衛

喇特部長呼圖克伯奇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用為鄉導至頁迪密實河盡討黙爾奇斯部中流矢而死庫楚類汗僅以數人脫走奔契丹王珠爾汗已巳春輝和爾國王伊都呼聞上威名遂殺契丹王所置監國少監求議和　元史太祖紀曰七年壬申春正月耶律瑠格聚衆於隆安自為都元帥遣使來附八年癸酉春耶律瑠格自立為遼王改元元統十年乙亥冬十一月耶律瑠格來朝以其子錫沙入侍十三年戊寅是年

伐西夏夏主李遵頊出走西凉契丹禄格據高麗江東城命哈津扎拉率師平之高麗王瞮遂降　宋元通鑑曰故遼人耶律瑠格仕金為北邉千户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瑠格不自安遁至隆安聚衆至十餘萬自為都元帥遣使附于蒙古遂自立為遼王改元元統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　元好問遺山文集曰東觜征契丹餘族是為西遼歴庫楚克國鄂爾多等城戰既合破之遂征蘇爾坦之錫默實訥

布哈爾拒印度扎木連破其軍二十餘萬　元史太祖紀曰十四年已夘夏六月西域殺死者帝率師親征十八年癸未夏避暑帕爾满川皇子卓沁察罕台諤格德依及巴拉之兵來會遂定西域諸城十九年甲申是歲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　鶚案庫楚類出奔元史不詳所終至耶律瑠格為遼人之苗裔西域諸國為契丹之餘族故備述其事以終遼紀焉



遼史拾遺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遼史拾遺卷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録監生臣宋大樽

遼史拾遺卷十三

錢塘厲鶚　撰

志第二

營衞志中

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巴納

王易燕北錄曰春巴納多於長春州東北三十里就

灤甸住坐夏巴納多於永安山住坐秋巴納無定止

冬巴納多在邊甸住坐所謂巴納者國主所至游幸處　張舜民使遼録曰北人打圍一歲各有處所正月釣魚海上於冰底釣大魚二月三月放鶻號海東青打鴈四月五月打麋鹿六月七月於涼淀坐夏八月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此直至歲終如南人趂時畊種也　程大昌演繁露曰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以其得否占歲好惡王易燕北録云牛魚觜長鱗硬頭有脆骨重百斤即南方鱏魚也鱏鱘本同本草既有

鮬魚又別有牛魚云生東海頭如牛則牛魚別是一種非鮬魚也馮道使契丹詩云曾叨臘月牛頭賜史謂契丹真以牛頭賜之非也契丹主率以臘月打圍因敲冰釣魚則臘月牛頭者正本草所著東海之魚其頭如牛者也非真牛頭也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六年晁迥使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契丹主領帳下騎擊扁鼓繞泊驚鵝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北人皆佩金玉錐號殺鵝

鵰雛每初獲即拔毛捶之以鼓為坐遂縱飲最以此為樂又好以銅及石為椎以擊兔每秋則衣褐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易帳氊藉草圍棋雙陸或深澗張

馬

志第四

兵衛志上

兵制

余靖武溪集遼人之掌兵者燕中有元帥府雜掌蕃

漢兵太弟總判之其外有北王府南王府分掌契丹兵在雲州歸化州之北二王皆坐在樞密下帶平章事之上舊例皆賜御服節度使參於旗鼓之南伊實王府亦掌契丹兵然稍卑矣其有居雁門之北似是契丹别族其坐在將軍之上又有奚王府掌奚兵在中京之南與留守相見則用客禮大抵遼人以元帥府守山前故有官府又有統軍掌契丹渤海之兵馬軍步軍司掌漢兵以乙室王府守山後又有雲應蔚

朔奉聖等五節度營兵逐州又置鄉兵其西南路招討掌河西邊事西北路招討掌韃靼等邊事其東北則有達林相公遼人呼達字如吞字入聲林音近領掌黑水等邊事正東則有珠展相公掌女真邊事遼語珠展即女貞國也皆守邊者也中隨部族大小各有節度使不屬州縣遼人從行之兵取宗室中最親信者為行宫都部署以主之其兵皆取於南北王府十宫院人充之亦有大内點檢副點檢之官以備宿衛北王府兵刺左臂南王府兵刺

右臂十宫人呼實達爾如官奴婢之屬也巡警者呼伊喇逐部分各有首領及判官等渤海亦有宿衛者又有左右等五北室北音牌亦音節北之北契丹謂金剛為北室取其堅利之名也漢人亦有控鶴等六軍鷃寀北室即皮室御帳親軍也

儒林公議曰契丹每興兵擾塞則傳一矢為信諸國皆震懼奔會無後期者每戰必銜枚無諠傳指顧令統帥之下各有部隊畫則望旗幟遇夜則或鳴鉦或吹角或為禽鳥之聲各隨

部隊撤卷而去至明不遺一騎軍令至峻常以什伍相分一人趨敵則什伍俱前緩急不相赴援則盡誅之故其人能死戰　契丹國志曰契丹主投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人騎皆精甲為其爪牙國母舒嚕氏投下謂之舒新有屬二萬是先契丹主安巴堅牙將半已老矣每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舒嚕常留數百兵為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太子偉永康南北王裕悅灡達烏雅等大者千餘次者數百

人皆私甲也别族有奚霫勝兵亦千餘人少馬多又有渤海首領大鍚里高模漢兵步騎萬餘人復有近界韃靼伊竒哩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脇屬每部不過千數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洎幽州管内鴈門以北千餘軍州部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晉割賂契丹之地番漢諸族其數可見矣　呉曽能改齋漫録曰司馬文正公云契丹之法有簡要可尚者將戰則選兵為三等騎射最精者給十分衣甲處於陣後其

次給五分衣甲處於中間其下者不給衣甲處於前行故未嘗教閲而民皆習於騎射　武珪燕北雜記曰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下炙之炙破便出行炙不破便不出番兵每遇午日不逢兵亦須排陣向西大喊十聲言午是番家大王之日　蘇頌魏公集曰契丹馬羣動以千數每羣牧者才三二人而已縱其逐水草不復羇馽有役則旋驅策而用終日馳驟而力不困乏彼諺云一分餵十分

騎番漢人户亦以牧養多少為高下視馬之形皆不中法相蹄毛俱不剪剔云馬遂性則滋生益繁此養馬法也

志第七

地理志一

上京道

上京臨潢府　涞流河

程大昌北邊備對曰契丹在潢水之南黄龍之北鮮

毕故地或云亦鮮毕別種起南北朝至唐末國益大及安巴堅併小族稱帝援立石晉又得所割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内十六州盖其地東北有盧龍塞西北有居庸關中國恃此以為界限自十六州既割之後山險皆為敵有而河北盡在平地無險可以拒守矣　許亢宗奉使行程録曰第三十六程至格根貝勒寨自北而南莫知遠近界隔甚明乃契丹昔與女真兩國交界也八十里直至涞流河行終日之内山

無一寸木地不產泉人携水以行豈天以此限兩國也淶流河闊二十餘步以船渡

長泰縣　郭顧誠附

元好問遺山文集費縣令郭明府墓碑曰公諱嶠字子崇族郭氏世家臨潢之長泰曾大父英潛德勿曜大父顧誠遼日進士擢第由左班殿直仕至侍御史

周廣順中胡嶠記

五代史曰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令胡嶠

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見殺嶠無所依居契丹七年當周廣順二年亡歸中國

清異錄曰胡嶠飛龍磵飲茶詩曰沾牙舊姓餘甘氏破睡當封不夜侯嶠宿學雄材未達為耶律德光所虜後間道復歸　册府元龜曰周太祖廣順二年以契丹虞部員外郎胡嶠為汝州魯山縣令以其歸化故也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曰胡嶠詩餅裹數枝婪尾春時人罔喻其意桑維翰曰唐末文人有謂芍藥

為婪尾春者婪尾酒乃最後之盃芍藥殿春亦得是名

宋大中祥符九年薛映記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己酉命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薛映為契丹國主生辰使

祖州天成軍上節度　西樓　天皇帝廟

趙志忠雜記曰太祖自號天皇王於所居大部置樓謂之西樓今謂之上京又於其南木葉山置樓謂之

南樓又於其東千里置樓謂之東樓又於其北三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太祖四季常游獵於四樓之間
金節要曰劉豫既廢達蘭逼其北行發之上京給夫子廟以居之上京地居燕山東北一千七百里乃五代史所載契丹安巴堅西樓是也　契丹國志曰西樓有蒲瀕水叢生葉如柳長不盈尋尺可以作箭不橋揉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　富鄭公行程記曰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又四十里至官窑

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云祖州有祖山山中有安巴堅廟所服鞾尚在長四五尺許

懷州奉陵軍上節度　太宗崩葬西山曰懷陵

胡嶠陷北記曰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褭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鷄草尤美而本大馬

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裹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烏雲卓帳於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宇碑石曰陵所也烏雲入祭諸部大人唯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秘不肯言

慶州元寧軍上節度 黒山 夜来山補 射龍廟補

跳兎補

張舜民使遼録曰契丹黒山如中國之岱宗云人死䰟皆歸此山每歲五京進人馬紙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進山　燕北雜記曰冬至日殺白羊白馬白雁出生血和酒望黒山奠神言契丹死䰟為黒山神管係　夢溪筆談曰昔人文章用事多言黒山黒山在大幕之北今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予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

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滋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遼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予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為龍盧龍即黑水也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極高峻契丹墳墓皆在山之東南麓近西有遠祖射龍廟在山之上有龍舌藏於廟中其形如劔山西别是一族尤為勁悍唯啖生肉血不火食遼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南與達靼接境

又曰契丹北境有跳兎形皆兎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蹷然仆地生於契丹慶州之地大幕中子使遼日捕得數兎持歸蓋爾雅所謂蹷兎也亦曰蛩蛩巨驉也

永州永昌軍觀察　潢河　土河　冬巴納　木葉山

契丹始祖廟

宋綬上契丹書曰綬等始至木葉山山在中京東微北自中京過小河唱呌山道北奚王避暑莊

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本與契丹等後為契丹所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采獵其行如飛凡六十里至殺𪏭河館過惠州城二重至低小外城無人居內城有瓦屋倉廩人多漢服七十里至榆林館館前有小河屈曲北流自此入山少人居七十里至教拉烏蘇蕃語謂山為教拉水為烏

蘇七十里至香子山館前倚土山臨小河其東北三十里即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九十里至水泊館渡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煙多林木其河邊平處國主會於此過冬凡八十里至張司空館七十里至木葉館離中京皆無館舍但宿穹帳至木葉山三十里許始有居人瓦屋及僧舍又歷荊榛荒草復渡土河木葉山本安巴堅墓處又云祭天之所東向設氈屋署曰省方殿廡皆以氈藉地後有二大帳

次北又設氈屋署曰慶壽殿去山尚遠國主帳在氈屋西北望之不見嘗出三豹甚馴馬上附人而坐獵則以捕獸蕃俗喜罩魚設氈廬於河水之上密掩其門鑿冰為竅舉火照之魚盡來湊即垂竿罕有失者迴至張司空館聞國主在河上罩魚以魚來饋　彭汝礪鄱陽集曰廣平甸為遼地險阻至此廣大而平易云初至遼主行在其門以蘆箔為藩垣上不去其花以為飾謂之羊箔門作山棚以木為牌左曰紫府

洞右曰桃源總謂之蓬萊宫殿曰省方殿其左金冠紫袍而立者數百人問之多達官其右青紫而立者數十人山棚之前作花檻有桃杏楊柳之類前爲丹墀自丹墀十步謂之龍墀殿皆設青花氊其階高二三尺濶三尋縱殺其半由階而登謂之御座　契丹國志曰契丹之始也年代不可得而詳本其風物地有二水曰北雅里穆稜復名達布遜穆稜者是其一也其源出自中京西馬孟山東北流華言所謂土河

是也曰尼嚕古穆稜復名孟古穆稜者又其一也源出饒州西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華言所謂潢河是也至木葉山合流為一古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於木葉山顧合流之水與為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號八部一曰達爾扎部二曰伊斯琿部三曰舍琿部四曰諾爾威部五曰頗摩部六曰訥古濟部七曰濟勒勒部八曰實袞部立位像於木葉

山後人祭之必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来之物也

又曰上京臨潢府乃大部落之地離永州數十里即行海岸府挹滄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

鵶案營衛志云冬巴納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三十里亦名白馬淀即潢河土河二水合流處也　明一統志曰木葉山在遼東廣寧中屯衛東三十里

儀坤州啟聖軍節度　麝香河　補

胡嶠陷北記曰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

候其所向不知為南北

福州

胡嶠陷北記曰蕭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

翰所治也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

志第八

地理志二

東京道

東京遼陽府　鐵鳳城補　遼河　渾河　沙河　蒲

河　清河　涓水　手山　明王山　橫河

契丹國志曰東京本渤海王所都之地在唐時爲黑

水靺鞨二種依附高麗者黑水部與高麗接勝兵數

千多驍武古肅愼氏地也與靺鞨相鄰最爲强國所

居多依山水地卑溼築土如堤鑿穴以居其國西北

與契丹接太祖興始擊之立其子東丹王鎭其地後

曰東京　劉效祖四鎭三關志曰神冊四年契丹主

安巴堅併渤海盡有遼東置東平郡修復故城鑄鐵

鳳鎮之因號鳳城天顯三年陞為南京復立中書省
號大遼又改為東京遼陽府　許亢宗奉使行程録
曰第二十四程至梁魚務有河名曰遼河南北千餘
里東西二百里遼河居其中隋唐征高麗路經由此
明一統志曰遼河源出塞外自三萬衛西北入境
南流經鐵嶺瀋陽都司之西境又南至海州衛西南
入海行一千三百五十里按唐書太宗征高麗至遼
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度布土作橋既濟撤之

以堅士卒之心即此薛廷寵全遼志曰遼河城西北一百里源出鞢鞨北建州城東諸山經塗山至洪州傍崖頭牛家莊出梁房口入於海　又曰太子河一名東梁河又名大梁水源出幹羅山西流五百里至遼陽城東北五里許折而西南流入渾河合爲小口會遼河入於海　顧祖禹方輿記要曰司馬懿斬公孫淵父子於梁水之上即此或曰太子河即衍水燕太子丹匿於衍水中後人因以名河　林本裕遼

載曰渾河在遼陽城南十里明志云一名小遼水按漢書及水經注俱云高句驪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明一統志曰沙河源出復州衛東得利嬴城山經流本衛城南合麻河西流入海　又曰蒲河源出輝山西流經瀋陽衛界入於渾河　又曰清河源出蓋州衛分水嶺西南流經城南名州南河又西流合泥河入於海　文獻通考曰漢以盧館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涓水涓旁拜反　全遼志曰首山在遼陽城西南

十五里晉司馬懿圍公孫淵於襄平有星從首山墜城東南即此一作手山　方輿紀要曰山連海州衛界頂有平石泉出其中挹之不竭唐貞觀十八年征高麗度遼水軍於馬首山即此山矣或謂之駐蹕山

全遼志曰華表山在城東六十里因丁令威化鶴得名俗呼為橫山　明一統志曰明山在復州衛東一十里元志有明王山在遼東三十里謂高句驪王之子曰東明塟其上以地考之疑即此山也

紫蒙縣

韓琦安陽集紫蒙遇風詩曰草白岡長暮驛賒朔風終日起平沙寒鞭易促鄣泥躍冷袖難勝便面遮迴嶺卷回雲旗破遠天吹入雁行斜土囊微乞緘餘怒留送歸程任擺花

辰州奉國軍節度本高麗盖牟城　渤海改為葢州又改辰州

東山白狼山補

全遼志曰蓋州衛在遼陽城南二百四十里　元混一輿地要覽曰蓋州本唐地後屬契丹有東山白狼山

興州中興軍節度　挹婁城補

方輿記要曰挹婁城鐵嶺衛南六十五里本挹婁地渤海置興州遼廢尋復置興州中興軍

鐵州建武軍刺史　安市城

方輿紀要曰在蓋州衛東北七十里漢安市縣屬遼

東郡後漢及晉因之高麗亦曰安市城唐貞觀十九年征高麗攻安市城不克引還咸亨三年高麗餘衆復叛遣將高侃擊之敗之於安市城渤海改置鐵州領四縣遼仍為鐵州

海州南海軍節度　畢沙城

全遼志曰海州衛在遼陽城南一百二十里唐置澄州遼為海州南海軍　方輿紀要曰今海州衛城高麗所築亦曰畢沙城叠石為城幅員九里或譌為畢

奢城自登萊海道趨高麗之平壤必先出此隋大業十年来護兒出海道至毌奢城敗高麗兵將趨平壤高麗懼而請降唐貞觀十八年伐高麗張亮師舟師自東萊渡海襲毌沙城其城四面懸絶唯西門可上唐兵攻拔之揔章初李世勣復得其地後没於渤海置南京南海府兼置沃州領沃沮鷲巖龍山濵海昇平靈泉六縣遼改置臨溟縣為海州治

淥州鴨淥軍節度本高麗故國

唐書高麗傳曰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淥水歷國内城西與鹽難水合又西南至安市入於海

顯州奉先軍上節度　醫巫閭山　十三山

許亢宗奉使行程録曰第二十二程至顯州出榆關已東行南瀕海而北限大山盡皆粗惡不毛至此山忽峭拔摩空蒼翠萬仞全類江左乃醫巫閭山也成周之時幽州以醫巫閭山作鎮其遠如此契丹托雲

塋於此山離州七里別建乾州以奉陵寢　明一統志曰醫巫閭山在廣寧衛西五里舜封十有二山以此山爲幽州之鎮其山掩抱六重故又名六山山上有桃花洞其中可容五六人又有聖水盆三其水自懸崖下瀉雖冬不冰又有仙人巖飛瀑巖山下有北鎮廟廟内有呂公巖　方輿紀要曰周禮職方幽州山曰醫無閭即此亦謂之北鎮隋開皇十四年詔以醫無閭爲北鎮是也　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曰四

月壬寅路出十三山下五代史胡嶠北行記曰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去幽燕西南二千里遼史燕王淳討武朝彦至乾州十三山皆此地也策騎山嶺見十三峰互相起伏峯勢巉巖中無尺樹絶類研山山頂有池池下有洞居人往往避兵於此

乾州廣德軍上節度　巫閭守捉城補

全遼志曰廣寧衛在遼陽城西二百三十里本漢遼東之無慮縣西部都尉治所晉屬平州唐置巫閭守

捉城渤海為顯德府地遼置乾州廣德軍

開義縣

遼東志曰開義廢縣在義州城南四十里遼置

瀋州昭德軍中節度　東牟山　補

全遼志曰瀋陽中衛在遼陽城北一百二十里遼為

瀋州昭德軍　方輿紀要曰東牟山在衛西二十里

唐高宗平高麗渤海大氏以衆保挹婁之東牟山唐

史山東直營州二千里武后時大祚榮築城於此居

之其國南至新羅以泥河為界東窮海西契丹盖即此山矣

遼州始平軍下節度 白雲山補

遼載曰蛇山狼山黒山巾子山按遼史在遼州始平軍即今廣寧縣地今考在界内 扈從東廵日録曰廣寧縣羊腸河遼史隸始平軍源出白雲山

遼濱縣

方輿紀要曰遼濱城在瀋陽中衛西北百八十里高

麗之遼東城也唐太宗克之改曰遼州時亦謂之新城以別於遼東故城也唐史貞觀十八年伐高麗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二十年復伐高麗命李世勣將青州兵自新城道入永徽三年高麗侵契丹松漠都督李庫克將兵禦之大敗高麗於新城儀鳳二年徙安東都護於新城以統高麗百濟之地此唐所名之新城也後為拂涅國城渤海置東平府督伊蒙陀黑北五州契丹安巴堅攻渤海先克東平五州

皆下復置遼州於此并置遼濱縣為州治

銀州富國軍下刺史

方輿紀要曰鐵嶺衛秦漢時遼東地渤海置富州契丹更名銀州

同州鎮安軍下節度　新羅山 補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曰第二十九程至同州州地平壤東望大山遼人云此新羅山内深遠無路可行其間出人參白附深處與高麗接界

賔州懷化軍節度　置刺史於鴨子混同二水之間

長白山　補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曰第三十五程至呼勒希巴勒寨寨枕混同江濵其源来自廣漠之北遠不可究自此南流五百里接高麗鴨渌江入海江面濶可半里許　契丹國志曰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盖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色以致蛇虺之害黒水發源於此舊云粟末河太宗破晋

改為混同江其俗刳大木為舟長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一槳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或三舟

遼載曰混同江一名鴨子河一名粟末江一名宋瓦江一名松花江在開原北一千五百里源出長白山

按遼史聖宗太平四年改鴨子河為混同江其名始於此　方輿紀要曰長白山在會寧南六十里其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巔有潭周八十里淵深莫測南流為鴨淥江北流為混同江東流為阿雅勒古河　楊

賓柳邊紀畧曰混同江發源長白山北流而東黑龍江（元史作石蘭河）發源塞北南流而東雖入海處合而為一而其源則截然兩處且兩江之水以手掬之皆白色惟遠望則如柳汁耳金志松漠紀聞稱掬之則色微黑金史世紀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皆誤

龍州黄龍府　烏爾古城　補

許亢宗奉使行程録曰第三十三程自黄龍府六十里至托色貝勒寨府為契丹東寨當契丹强盛時擒

獲異國人則遷徙散處於此南有渤海北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靺鞨東有女真室韋北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紇党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俗凡聚會處諸國人語言不通則各為漢語令通事者然後能辨之　方輿紀要曰烏爾古城在黄龍府境女真叛遼侵黄龍府趣烏爾古城敗遼兵或云達嚕噶城也

懿州寧昌軍節度　羊腸河　大斧山俱補

元混一輿地要覧曰懿州有羊腸河大斧山　遼東志曰廢懿州在廣寧城北二百二十里遼置

藴州安復軍節度本高麗南藴興宗置州

方輿紀要曰南蘇城今金州衛治晉永和初燕王皝遣慕容恪攻高句驪拔南藴降安二年燕慕容盛以高句驪王安事燕禮慢自將兵襲之拔新城南蘇二城開境七百餘里隋大業七年伐高麗分遣叚文振出南蘇道唐貞觀二十一年李世勣伐高麗渡遼水

歷南蘇等城敗其兵而還又乾封二年薛仁貴破高麗兵拔其南蘇等城顯慶中置南蘇州於此尋没於渤海遼置蘇州兼置来蘇縣為州治宋建隆初女真自其國之蘇州汎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宣和初復由此道遣馬政等通金謀攻遼

復州懐德軍節度　駱駞山補　屏風山補

全遼志曰復州在遼陽城南四百二十里晉隋以前同海州唐置州五代歸契丹為遷民縣屬黄龍府後

又置復州懷德軍　方輿紀要曰駱駝山在復州衛西三十里又西二十里海中有屏風山

寧江州混同軍觀察　冷山　補　羅和城　補

松漠紀聞曰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春冰始泮遼主必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為樂女真率來獻方物若貂鼠之屬各以所産量輕重而打博後多

强取女真始怨暨阿古達起兵首破此州馴致亡國

柳邊紀畧曰冷山去於必勒哈必喇北望相去約數十里見其積素凝寒髙出衆山之山土人呼為白山以其無冬夏雪白也松漠紀聞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所都二百餘里去寧江州百七十里　方輿紀要曰寧江城東北有羅和城宋政和四年女真初取羅和城會諸部兵於来流水乃陷寧江州進敗遼兵於混同江即此

志第九

地理志三

中京道

中京大定府　軒車泊補　瑇瑁山補　熊山補　奚君宅補

北蕃地理志曰中京大定府東為營州界青山嶺百七十里西山後儒州界東南至建州三百三十里西南至幽州九百里其泊曰軒車南為中京北為上京

契丹國志曰中京之地奚國王牙帳所居奚本曰

庫莫奚其先東部人宇文之别種也竄居松漠之閒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抄其後種類漸多分為五部每部一千人為其帥隨逐水草中京東過小河唱叫山道北有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為契丹所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採獵其行如飛　又曰奚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土肥人曠西臨

馬盂山六十里其山南北一千里東西八千里連亘燕京西北遂以其地建京號曰中京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元年李􄁷等使契丹所居曰中京在幽州東北城壘卑小鮮居人夾道多蔽以墉垣宫中有武功殿國主居之文化殿國母居之又有東掖西掖門　元混一輿地要覽曰大寧路遼為中京有𤩹𤨏山熊山　蘇轍欒城集奚君宅在中京南詩曰奚君五畝宅封户一成田故壘開都邑遺民雜漢佃

不知臣僕賤漫喜殺生權燕俗嗟猶在婚姻未許連

長安縣本漢賓縣

顧炎武京東考古錄曰漢書遼西郡賓從縣莽曰勉武今本亦有作賓徒者後漢書遼東屬國賓徒故屬遼西通鑑晉趙王倫貶吳王晏為賓徒縣王秦苻堅封慕容垂為賓徒侯並取此為名晉書載記作賓都侯都之與徒以音相近而轉尤為明證而遼史則云中京大定府長安縣本漢賓從縣地勸農縣本漢賓

從縣地此承漢志傳寫之訛而未考後漢晉二書也

恩州懷德軍下刺史　饅頭山補

北蕃地理志曰恩州在中京北六十里馬盂山在西

六十里西北饅頭山三十里山北至儀坤州八十里

東北至高州百二十里西南至上京二百二十五里

惠州惠和軍中刺史

彭汝礪鄱陽集惠州詩曰城壘四五尺閭閻千百家

朝塵疑作雨暮雪欲飛花舊寺僧何在空堂兒自耶

三更愁不寐相笑是皇華　蘇轍欒城集惠州詩曰孤城千室閉重闉蒼莽平川絶四鄰漢使塵來空極目沙場雪重欲無春羞歸應有李都尉念舊可憐徐舍人會逐單于渭橋下歡呼齊拜屬車塵自注云傳聞南朝逃叛多在其間

高州觀察　松漠府故壘補

北蕃地理志曰高州在中京北百四十里東至新州百三十里南至建州二百三十里北自潢水石橋至州

百五十里西北至饒州六十里乃唐松漠府故壘新州武安故州也

利州中觀察　琵琶川補

北蕃地理志曰利州在中京東南百五十里東北至建州百有十里西至潤州六十里南自小凌河路至平州五十里琵琶川奚所徙居在州東北數十里古北口北也

北安州興化軍上刺史　墨斗軍補　會仙石補

北蕃地理志曰北安州在中京西南二百五十里其墨斗嶺亦名度雲嶺在德勝嶺北百二十里唐置墨斗軍使禦扞奚界有牛山有會仙石河曰灤城曰柳在州西北五十里西南至古北口二百八十里南至幽州二百五十里

宋王曾上契丹事

王沂公上契丹事曰出燕京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侯館改為望京館稍移故處望黍谷山

五龍池過温餘河大夏城坡坡西北即凉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嶼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黄螺盤牛闌山七十里至檀州自此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曠謂之金溝淀國主甞於此過冬自此入山詰曲登涉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七渡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彀弓連繩本范陽防捍奚契丹之所最爲隘束然幽州東

趨營平州路甚平坦自頃犯邊多自斯出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鵰窠嶺徧槍嶺四十里至卧如來館蓋山中有卧佛像故也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為名又過墨斗嶺亦名度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傍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鍊得成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鎚所

居屋皆就山墻開門過松高嶺甚峻險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雖有蕃户百餘編荊為籬鍛鐵為軍器東南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石子嶺自此漸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人正東望馬雲山山多禽獸林木國主多於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卑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闍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内通步廊多坊門

又有市樓四曰天方大衢通闤望闕次至大同館其門正北曰陽德閶闔城西内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囿宴射之所自過古北口居人草庵板屋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從壠上蓋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為業時見畜牧牛馬槖駝尤多青羊黄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麋粥麨糒

鶡案遼史載沂公此文不全故補之　彭汝礪鄱陽集宿金駒館詩曰絶域三千里窮村四五家寒深

無去雁日暮有棲鴉霧擁雲垂野霜連月在沙夜長無復寐寂寞聽悲笳　又古北口五十里至望雲嶺南北使者各置酒三盞乃行有詩曰人臣思國似思親忠孝從來不可分更與諸君聊秣馬請登高處望堯雲　蘇頌魏公集過新館詩曰引弓風俗可傷嗟滿目清溪與白沙封域雖長編户少隔山才見兩三家　彭汝礪過墨斗嶺聞鳥聲似子規而具形非是有詩曰有鳥羽毛非子規向人如道不如歸使軺不

用君多勸未到歸心已似飛　蘇頌摘星嶺詩曰昨日纔離摸斗東今朝又過摘星峰自注摸斗摘星二嶺名　瘦軀坐困千騎馬自注一行二百餘里遠目平看萬嶺松絶塞阻長踰百舍畏途經歷盡三冬出山漸識還家路騶御人人喜動容過度雲嶺詩曰磴道青冥外攀躋劇箭飛朔風增凜冽寒日減清暉使者手持節征人淚濕衣此時仁傑意心向白雲歸　王稱東都事畧曰劉敞奉使契丹博聞強記素知山川道路契丹自古北口

至柳河迴曲千餘里敞問曰自松亭至柳河其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契丹不虞敞知相顧驚媿曰誠如公言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不敢易也

王洙宋元史質曰闗詢字議道鳳翔天興人嘗使契丹頗知北方疆理時契丹在鞾淀迓者王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徑葱嶺而迂枉若是豈非夸大國地廣以相欺也惠不能對　高士奇松亭行記曰喜峯口古松亭山也奇峯削下腰有洞

高二丈餘深倍之遼史為松亭關隸中京留守司開泰中置澤州俘蔚州民立寨居之　鴉寨葱嶺在西域與松亭在東北相去絶遠且一松亭也敞以為近詢以為迂未詳何故疑詢所言為虛　蘇頌過打造部落詩曰奚人居落皦重林背倚蒼崖面曲潯澗水逢春猶積凍山雲無雨亦常陰田塍開墾隨高下樵路攀援極險深漢節經過人競看忻忻如有慕華心　發牛山詩曰山坂縈紆道阻長數程行處尚相羊晨

裝方指南高卧（館南一峯甚高故人謂之南高山）宿館還趨北斗傍既乏遠謀慙肉食空將衰鬓冐寒霜卻尋十載曾行地風物依然土境荒

劉敞公是先生集鐵漿館詩曰稍出盧龍塞回看萬壑青曠原開谷口别道入松亭（此館以南屬奚山深溪險以北屬契丹稍平衍漸近磧矣别一道自松亭關入幽州甚徑易遼常祕不欲漢使知）野馬寒隨草奚車夕戴星忽悲田子泰寂寞向千齡（奚人以車帳為生晝夜移徙）

蘇頌富谷館書事詩曰迢迢歸路指榆津日日西風起塞塵沙底暗冰頻跪馬（道路

冰凍多在沙底彼人謂之暗氷行馬艱險百狀嶺頭危徑罕逢人客心牢落偏多感天意融怡漸發春珍重詩翁饒藻思剪裁風物見長新過土河詩曰長𤾊山旁一水源北流迤邐勢傾奔秋來注雨瀰郊野冬後層冰度輻轅中京北一山最高土人謂之長𤾊山此河過山之東才可漸車又北流百餘里則奔注瀰漫至冬冰厚數尺可過車馬而冰底細流涓涓不絕白草悠悠千嶂路青煙裊裊數家村終朝跋涉無休歇遥指郵亭日已昏奚山路詩曰行盡奚山路更賒路傍時見百餘家出奚山路入中京界道傍店舍頗多人物亦衆

風煙不改盧龍界（唐盧龍節度兼押契丹使）塵土猶兼瀚海沙朱板刻旗村肆食（食肆門挂木刻朱旗）青氊通幰貴家車（貴族之家車屋多以青氊覆之）皇恩百歲加荒憬物俗依稀欲慕華游中京鎮國寺詩曰塔廟奚山路乘軺偶共登青松如拱揖棟宇欲騫騰俗禮多依佛居人欲貴僧縱觀無限意紀述恨無能

郭造卿永平府志曰遼中京殿曰延慶曰永安

興中府　漢柳城縣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

福德之地乃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為龍城縣遂遷都號曰和龍宮

松陘嶺　補

酈道元水經注曰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為龍城縣十二年黑龍白龍見於龍山皝親觀龍去二百步祭以大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悅大赦號新宮曰和龍宮立龍翔祠於山上

北蕃地理志曰興中府在中京東三百里北至潢水四百里契丹界西北松陘嶺奚

界西南至建州六百里東至遼河三百里東北至白
川州七十里東南至安東都護府二百七十里
興中縣本漢柳城縣地　鮮卑山補
歐陽忞輿地廣志曰隋開皇間改龍城縣曰龍山十
八年復改曰柳城　隋圖經曰鮮卑山在柳城縣東
南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慕容廆先代居遼左號曰
東胡其後漸昌與匈奴爭盛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
分保鮮卑山因復以山為號也

宜州崇義軍上節度　奉國寺補　通呉軍壘補

全遼志曰義州衛在遼陽城西四百二十里秦幷六國置遼西郡爲絫縣唐始建城五代淪於契丹改宜州崇義軍　遼載曰奉國寺在義州城内殿高七尺佛像稱是一名七佛寺㲲於遼開泰中　永平府志曰遼中京宜州有江南水軍號通呉軍壘

錦州臨海軍中節度　大廣濟寺補

許亢宗奉使行程録曰第二十程至錦州自出榆關

東行路平如掌至此徼有登陟經由十三山下歐陽
文忠叙胡嶠所說十三山即此　元混一輿地要覽
曰離營州東行六十里至榆關五百八十里至錦州
遼載曰大廣濟寺在錦州城内唐末建有白塔十
三層高二百五十丈造於遼道宗清寧間後降舍利
藏之金高璉有記

嚴州保肅軍下刺史

興城縣

遼東志曰興城廢縣在寧遠州城南四十里

川州長寧軍中節度

北番地理志曰川州在中京東四百三十里地宜桑柘民知織紝東至黔州七十里東南至宜州百里西南至霸州七十里

建州保靜軍上節度　器仗山　補

北番地理志曰建州東北至霸州九十里南至榆州五十里西南至小凌河十里有器仗山在東南三十

里

永康縣本唐昌黎縣地

京東考古錄曰案昌黎有五漢書遼西郡之縣其八曰昌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通鑑注昌黎漢交黎縣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齊王芳正始五年鮮卑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郡晉書武帝紀大康二年慕容廆寇昌黎二年安北將軍嚴詢敗慕

容庬於昌黎成帝咸康二年慕容皝自昌黎東踐水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歴林口是則渝水下流而當海口此一昌黎也晉書紀載慕容皝徙昌黎郡又云破宇文歸之衆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又慕容盛之世有昌黎尹張順劉忠高雲以馮素弗為昌黎尹馮跋之世有昌黎尹孫伯仁以史考之當去龍城不逺此又一昌黎也魏併柳城昌黎棘城於龍城而立昌黎為郡志云有堯祠榆頹城狼水而列傳如韓麒

麟韓秀谷渾孫紹之倫皆昌黎人即燕之舊都龍城此又一昌黎也齊以後昌黎之名廢至唐太宗貞觀二年更崇州為北黎州治營州之東北廢陽師鎮八年復為崇州置昌黎縣後淪於奚遼史建州永康縣本唐昌黎縣地此又一昌黎也遼太祖以定州俘户置營州鄰海軍其縣一曰廣寧縣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改為昌黎相沿以至於今在永平府城東南七十里此又一昌黎也郭造卿永平志辨昌黎有二而

不知其有五令序而列之論古者可以無慼焉

来州歸德軍下節度　三州山　五脂山　覺華島 補

海雲龍宫二寺 補

全遼志曰廣寧前屯衛在遼陽城西九百六十里唐置瑞州遼改来州置来賓縣隷中京大定府　方輿紀要曰萬松山在衛西北十五里山多松因名山北相接曰五指山五峯秀拔若五指然三山在衛西北三十里高數千仞三峯竝秀遼志謂之三州山　鷄

案五指山史作五脂誤　許亢宗奉使行程録曰第十八程自来州八十里至海雲寺離来州三十里即行海東岸俯挹滄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是寺去海半里許寺後有温泉池望海中有一大島樓殿窣堵波在上有龍宫寺　方輿紀要曰覺華島在寧遠衛東南二十里上有海雲龍宫二寺

遷州興善軍下刺史　古長城補

許亢宗奉使行程録曰第十六程自遷州九十里至

習州遷州東門外十數步即古長城所築遺址宛然

北邊備對曰古來築長城以扞北邊者四世燕趙秦隋也秦制多承燕趙而隨氏不書因秦也史記燕城起於造陽而至襄平遼陽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遼陽者遼水之北也皆燕國邊鄙之地故其建築亦在此地也趙之城則自代地而西屬於高闕代者雁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也趙武靈王國於雲代故其備邊之城但能

並河而西以極乎趙境耳至秦已并六國天下為一西自上郡北地而東至遼東西悉為秦有故蒙恬之致役也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北屬遼東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迄西殆萬餘里無論燕趙之與岷蘭其在當時蓋無一地而無長城也於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國之北矣然審而求之則其城不皆秦築也秦但補築使足耳鶡案遷州之古長城以程氏泰之之言考之殆燕

築耳

潤州海陽軍下刺史　潤州補

北蕃地理志曰潤州在盧龍塞東北接遼東驛取潤水為名在中京南五百五十里東至遼州四十里西至瑜關西十里南至海三十里